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呂留良全集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中華書局

俞國林 編

呂留良全集

8

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一

論語泰伯第八

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

論語兩至德。正當參看。

論文王至德。便譏武王非聖人。論泰伯至德。便要周全太王不曾
翦商。連此章註語。亦老大不以為然。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
心。不可與論聖人也。三代以前。原無謀取天下之事。無論聖人
如太王武王。卽當時庸衆諸侯。曾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
誅者乎。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。翦商二字。是就周家功德人材。
與太王作為規模而言。三代聖人。皆以天命人心為重。有天下
為輕。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。皆所不為。太王武王同也。
得百里之地。皆足以朝諸侯。有天下。泰伯之所同。而泰伯不為。

此泰伯之所以爲至德也。故太王翦商。武王伐紂。與後世取天下心腸。天懸地隔。豈儒先看得翦商伐紂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。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。不可以接三代。寧可千年架漏。正爲此也。若謂太王遷岐。在小乙之世。高宗復興者六十年。不可謂衰。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。殷之衰也。始於雍已。而興於太戊。至仲丁外壬復衰。而再興於祖乙。至南庚復衰。而三興於盤庚。小辛復衰。而四興於武丁。至祖庚祖甲。一衰不可復矣。此商家興衰始末也。然則太王遷岐之時。商已四衰矣。武丁雖賢。僅足以支六十年。周家積功累仁。其興勃焉。天命人心之際。聖如太王。有不知之者乎。且古之興衰。論德不論勢。德盛而歸之者多。則爲興。德失而歸之者少。則爲衰。文王三分有二。原是紂之天下。未嘗割據而有也。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。其爲翦商何

疑善乎。朱子之言曰：泰伯之心，卽夷齊之心，天地之常經也。太王之心，卽武王之心，古今之通義也。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，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，乃善。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，其誤實始於元儒金仁山。仁山又得之王魯齋，魯齋求其說而不得，則曰：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。及語錄與註脗合，則仁山又曰：語錄出門人所記，恐不足以證集註。嗚呼！朱子之學之失傳，豈待今日哉。

金聲文事固有出聖人之獨見而未一一明言者。千載後誠不必臆爲說而反以**舛評**詩經左傳，不是千載後臆說翻案者自成舛耳。**文**太王遷岐九十年而文王始生，季當是時，固未始有神聖之胤也。**評**此金仁山說，要之未有文，看太王王季氣局也，定翦商矣。**文**承父志於幾先，不憚飄然長往，則季之賢旣無以加

於伯。而傳幼全屬私愛。古公肇基王迹。必不懷此敗法亂紀之心也。**評**此之謂以庸腹度聖人。太王翦商。不是謀叛。傳幼亦非私愛。伯與季亦不在賢否。只志業不同耳。**文**夫子知其微。而却侯封。乃曰天下。勾吳一往。乃曰三讓。**評**可知天下二字如何。**文**在聖人必有以稱之。而吾與今之人皆民也。當時既不知。夫子復不言。又安以庸夫之腹度聖人。以千百載下橫臆千百載前。嘵嘵焉爲之說也哉。**評**正謂有不民者。其說可信。正希自信不及。一槩作民觀耳。**文**况稱其子而寃其父。漫爲太王翦商之說乎。**評**翦商。是周人頌其祖之詞。決非寃也。○君臣之義。原爲天下而有。太王爲天下而翦商。武王爲天下而伐紂。泰伯爲天下而讓位。王季爲天下而受命。其義一也。故詩曰。帝作邦作對。自泰伯王季。維此王季。因心則友。則友其兄。則篤其慶。載錫之光。

受祿無喪。奄有四方。作邦作對。而曰自泰伯。則泰伯之宜有天。下可知。稱王季。則曰友兄錫光受祿。言承泰伯之意。能篤周之慶。而受天命。以彰其知人之明。爲讓德之光。則翦商亦泰伯所遺也。泰伯自不欲爲。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爲。故三讓以自全耳。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。爲其道足以濟天下。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。故泰伯去之不爲狷。王季受之不爲貪。又謂論其志。則文王固高於武王。而泰伯所處。又高於文王。論其事。則泰伯王季文武。皆處聖人之不得已。而泰伯尤表裏無憾。又謂二者須見得道。並行而不相悖。乃善。合此數條觀之。足以見集註之無疑。金仁山不明此義。自以其人欲之心胸。妄疑古聖人之大義。與後世取天下並論。不知此中正相反。太王翦商。子孫以此頌其祖。而不爲嫌。豈數百年中。聖君賢相名卿學士。無一人知

脩飾訂正之。而待今日爲之幹旋洗刷乎。蓋事出天理。本無可諱避也。若莽操之篡奪。必以功德禪讓自文。今欲爲太王去翦商之名。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。乃反議集註未改。正文中所云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。豈足與讀集註哉。

伯夷叩馬。武王伐商。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上事。太王原非陰謀。只是辭不得。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。只是自不欲承當。兩者本自合轍。說壞一邊固非。周旋兩邊亦非也。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皆能朝諸侯有天下。如俗儒言。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。卽非朝廷之福。卽非至德。不則孟子之言諄矣。王魯齋金仁山皆不識此理。

泰伯於古今之通議。天地之常經。實見得並行而不相悖。但這邊

事自有人承當。自己斟酌。却須如是乃安。而行之。又極盡其善。所以爲至德。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。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。

父子君臣。其義一也。惟泰伯不能兩全。所以爲難。

一去而君臣父子二義皆安。方見至德。老生偏主讓商讓周者。皆誤見得一邊耳。

三讓則讓之誠。以天下則讓之大。而又隱晦其迹。非有爲名之累。所以爲至。逃父文身。本非正理。必須行權。乃爲得中。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。此變字。言禮之變。非變故之變也。

泰伯之於君臣父子。皆是變而不失其常。至德要從此看出。

聖人之德之至。皆是從變處看出。蓋人之處變。每易有不盡分處。而能變而不失其權。此聖人之所以爲至德也。太王之翦商。固

臣子言言卷十一

臣

上系

古今之通義。而泰伯之不從。又天地之常經。所謂卽夷齊叩馬之心。而難處有甚焉者。時文只寫得泰伯曲意彌縫。僅存註中。泯其迹三字。不見此義。則其與許務臧札相去幾何。鄙儒眼如針孔。固未足與論此也。

無得而稱。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。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。只是其行甚高。所謂知我其天也。其迹又泯。所謂蕩蕩無名也。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。不可得耳。

泰伯在武丁時。卽早知天命去留。此其所以無得而稱。而德極其至也。

民並不得而稱其讓。蓋讓亦是夫子推論耳。

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

章世純文君子審於禮云云。**評**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。而無禮以

節之。則有是弊耳。非言由禮而生恭慎勇直也。且恭字義猶近之。下三句又如何例說得去。

陳際泰文禮之制於世也。先王恐其繁難之故。乃於議禮之中。逆計人之所易行。而受之以簡。**評**禮自有繁者。繁亦不勞。勞非繁難之謂。恭而有禮。亦非簡之謂。大禮必簡。言禮之大者多簡耳。非禮主於簡也。**文**禮之行於世也。先王恐有愁苦之端。乃於行禮之外。陰飲人之所樂就。而私之以和。**評**禮如何有愁苦之外。陰私數字尤謬。先王並無此意。禮之用和爲貴。亦言禮中自然之道。非禮外另有和之作用也。此二比流入晉人之旨。與禮意正相悖。恭而無禮。多卑諂意態。非繁難嚴苦之謂也。

曾子有疾。孟敬子問之章

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

對定執政大夫講。非取門面濶綽也。首言君子所貴。下言則有司存。正爲孟敬子箴規。移向他人不得。

三者脩身之要。爲爲政之本。動正出正。有工夫。斯遠斯近。乃得其所以止耳。未動正出之前。有居敬涵養。臨動正出之際。有慎獨省察。此脩身之本於誠正也。曾子平生本領如此。

斯字合下便須如此。所以可貴。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。乃能得此。須從斯字矣。字極輕快。口氣中討出極邃密原頭。

斯字從君子體貼出來。工夫在動正出前。

陳際泰文 一容貌物來求我之所動矣。斯必遠暴慢而後可焉。云云。評都說向外去。非曾氏旨也。斯字如此說。似只致飾不至於暴慢不信鄙倍而已矣。**戚价人** 斯字必宜如此。存此以正俗解之謬。以生安之質之不易幾者。責諸俗吏。聖賢而不近人情。乃

爾乎。評戚說非也。朱子曰。斯字來得甚緊。斯遠暴慢。猶云便遠暴慢。又云。道之所以可貴。惟是動容貌。自然便會遠暴慢。正顏色。自然便會近於信。出辭氣。自然便會遠鄙倍。所以貴乎道者。此也。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。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所致。非生安之質之所謂自然也。曾子舉箇現成樣子。謂君子必須如此。所貴二字。卽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。平時以此涵養。臨事以此持守。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幾者責俗吏也。只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句重看。卽得其旨矣。斯矣二字。正見可貴。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脩平日用工夫在。

辭氣之氣。卽指言語之聲音神韻。若云辭本於氣。此氣字則養氣之氣。有大小本末之不同。况此兩字並聯。亦不得橫生出側重。

氣字之說。

鄙是鄙。倍是倍。不可蒙混。得出辭氣之道。則鄙倍自遠。雖易近鄙處。倍處都不鄙不倍。

曾子曰。以能問於不能。章。

純乎無我。聖人也。尚有人我一間在。顏子也。

以能問於不能。二句。就學問上說。有若無二句。就器量上說。能多中階級無窮。

顏子之不校。渾然無非天理。晉人情恕理遣。總是私心。唐人唾面自乾。一發世情狡獪矣。

從空中畫出一箇顏子。須知顏子意中。原不曾有此數句也。硬擬議入陋巷中行狀。便是覲面千里。

曾子曰。可以託六尺之孤。章。

兩可以在平時看。

君百里易。寄百里之命。則上下左右。事事有所嫌疑。周召尚有不相信處。可見難。

當留則留。當去則去。去亦是不可奪。

末二句承上三句一總說。兼才節爲是。輕才重節。曾子並無此意。與字也字。只反復稱歎以決之耳。

自萬曆以前。宰輔以相傾軋爲一局。萬曆末年以後。以調停私傳衣鉢護持爲一局。至啓禎間。則兼此二惡爲一局。總以奪人爲巧。而已亦易奪。然其所奪者。不過祿位耳。何大節之有。

曾子曰。士不可以不弘毅。章

弘毅所以爲仁也。而弘毅之體。卽仁也。不仁不能爲弘毅也。兩邊看得融洽。工夫本體事爲。方無一不透。

弘毅原從仁出。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。

秀才先不識仁字。枉讀四書。識得仁字。則士者仁之具也。弘毅仁之用也。任仁之事也。道仁之運也。七穿八洞。何處不見此理。

首節

四方上下曰宇。往古來今日宙。宇宙在吾分內。仁也。宇宙不是兩件事。故弘毅二字一滾說。拆開不得。第二句而字。是側串。非平對也。

毅不在長久看。在長久中暫處短處看。乃精嚴。

看本節。似上句虛。下句實。看下文。則下句之虛。更虛於上句。

仁以爲己任節

仁字略逗。重讀。落以爲己任。下句神理自見。若作以仁爲己任。或以己任仁。便失語氣。蓋此四句申明重遠。不解說弘毅也。

子曰興於詩章

是興於詩。不是詩可興。此中原有功力在。但章意只就現成說耳。此三於字。與志道章於字。相似而實不同。彼於字是著力字。粘上一字讀。此於字是指點字。粘下一字讀。蓋彼在工夫言。此在功效言。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思之。便見。

今人亦知要從興立成說起。而不得其意。只辨字眼先後見耳。說來仍與詩禮樂說起者無異。若爲求興立成而後去尋詩禮樂。則意理淺薄。不見三於字之妙矣。須一向在詩禮樂做工夫。已而悟得興立成在此三於字之味乃出。

古者教人。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。直至老死不輟。故能使人志意得廣。筋骸強固。耳目聰明。血氣和平。移風易俗。天下皆寧。此是甚氣象。甚功用。其爲興立成。皆不知其然而然。此其所以